

Z 跋履

泉城三走

□ 王金龙

走 泉

看济南古城地图,左下角西南方,有个明显弯曲凸起。这里是古泺水之源,也是齐鲁两国会盟之地,宋代曾巩最先将这里的三股水定义为趵突泉。

大寒那天,济南最低温-11℃,我从泉城广场走到了趵突泉。年前趵突泉开通了地下人行过街通道,从广场去看泉不再穿行车流滚滚的马路,来往方便多了。

打东门进去,往右走过小桥,方才注意桥下的水叫“晴雨溪”,刚下过雪,水面一层缥缈轻雾。往前走,左边漱玉泉,右边自然是李清照纪念馆了。以往进馆都是走马观花,这次发现一进之后还有二进,二进之后还有濯缨池,曲折回廊,别有洞天。易安旧居前,六棵两人合抱粗的钻天杨,格外惹眼。

漱玉泉往西走,可见一小泉群,为柳絮泉、卧牛泉、皇华泉、洗钵泉,还有金线泉,水珠串帘簇簇,均在72名泉之列。南为天尺亭,实时显示泉水水位。在这里走走,不停,看看,会哑谜许多泉水之味。沿金线泉往西走,即著名的尚志堂和尚志书院,晚清时丁宝桢所建,为刻书讲学之所,曾吸引诸多士子。书院前两棵巨大法桐,虬枝直插湛蓝天空。

再往西走,就到了趵突泉,自然是最热闹、拥挤之处,成百上千,南腔北调的人聚在一处,争睹若涌轮的三股水。多年前我曾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来观,一小船划到三股水近前,船工用木桶截取那冒顶的水,煮泉泡茶。

从趵突泉朝南走,有一二层阁楼,西北为戏台,台前一片银杏树,秋天里一天一地金黄。面南一侧为白雪楼,是明代后七子之首李攀龙藏书处,有匾曰“泺源讲社”,楼南有池,曰“湛露泉”。

往东走,进沧园,蜡梅开得正盛,点点金黄透出微微馨香,齐白石弟子白雪涛花鸟画展悄然举办。沿回廊再往东北方向走,原来的枫溪居里开了家阡陌书店,琳琳琅琅全是济南本土书籍文创,且颇有古意,与潺潺泉水相得益彰。

再往东,一圈走完可出东门。难得与泉水相伴而行,哪舍得出门。于是再走,走到趵突泉边,往北走,即为吕祖庙三大殿,面南为泺源堂,曾巩立,有《济州二堂记》碑刻。门边两阙,是再熟悉不过的赵孟頫咏泉名句。面北为城英祠,去秋大寒时,祠院里石面竟汩汩冒出了泉水。再北为三圣殿,供尧舜禹,为二层楼阁,古色古香。出三大殿圈门,西边为观澜桥,过桥可见杜康泉,往南为登州泉。

边走,边思:这泉水,岂不也是清照诗词里浸透了的水,尚志书院书页里流出来的水吗?

走 湖

一直认为,大明湖是济南的“水客厅”,因为它招徕的游人实在太多。作为泉城居民,我常错峰出行,去大明湖走走。长久不去,还有些想念。

一大早去大明湖,是去看水鸟,主要是鹭鸟,还有小天鹅、大鸕鹚,以及不小不大的水鸡,学名红骨顶、白骨顶。当你走在湖边,不时听到鸟鸣,感觉得到有水鸟相伴,那是一种惬意的行走。走累了,停下来与栖在柳树上的鹭鸟相望,数一数它们头上的翎毛,然后接着走湖。从这座小桥走向那座小桥。到了北水门,看看曾巩的题刻,或者到刚开门的南丰祠逛逛,体验游客喧嚣后的寂静。

傍晚去走湖,是赶着去看红日的太阳落在楼群后面,去看落日的余晖洒在湖面,去体验夜色如大幕慢慢把偌大一片湖水遮盖,去感受湖的周边华灯初上的时空转换,去远望超然楼前即将开始的游客打卡狂欢。

中午去走湖,有时会登上超然楼,这时的超然楼比较平静,举目南望,佛山如黛,湖面如镜,水桥似带,杉树似火,间或一只游艇划破水面,一群飞鸟掠过眼前,视野是开阔的,景致是寥廓的,心境自然舒畅。

雪天里走过一次大明湖,湖面上那五彩游船给白雪映衬得更加色彩斑斓,构成几何图形的美丽图案。雾天里走过几次大明湖,去探寻湖心历下亭那雾失楼台后微露真容的绝美。秋天里,大明湖的水也如成熟了一般,让我在水波不兴中寻找佛山倒影。

沿湖边走,有时不知不觉走到奎虚书藏,便踱进去,拣几本有关老济南的图册,于字里行间溯源那四面的荷花三面的柳树。李北海、杜甫、苏辙、铁铉、张养浩,元好问、马国翰、翁方纲、何绍基,这些与大明湖有过交集的前人,如鸥鹭般从书页里纷纷飞出。

走 山

济南号称泉城,其实它也是个山城,“齐烟九点”就是指城周边分布着众多小山。我家住在千佛山,佛慧山下,因而经常光顾这两座山。

走千佛山,从山前山后,或高或低,可有N种走法,最低配置也得一万步。佛慧山走法更多,且可探索更多野路,走到大佛头后,还可往南走到蝴蝶山、小姑山,然后往西走到蝎子山,那里去年秋天成为赏红叶的打卡地,网上晒的最多的照片是用无人机拍的“平分秋色”。

去年底济南下了场大雪,我和妻子出门坐上公交,往南一站就到了千佛山南门,妻子想去看千佛山的雪,我则主张去佛慧山。然后,我们就顺着一條小山道,踏着没过鞋面的白雪,向罗裳寺顶进发。平时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么银白、清澈的世界,空气里负氧离子好像增多了,虽是沿着六七十度的坡度攀爬,也不觉得气喘。走到高高的黄石崖,我们与山壁上的北魏石像雪中相遇,相对无言。

新年第二天,我一个人走上佛慧山,不知不觉走到开元寺。斋房、禅房、配殿,正殿都剩下遗址,只有山壁上的佛像还有轮廓。寺院里树木不少,我边走边辨认它们的名称,有毛榉、侧柏,有暴马丁香,有栎树,有刺槐。最古老的应是临山崖处的一株青檀,树身已成枯木,枯朽之木里竟又生出十二三株小碗口粗的枝干,构成一个偌大“盆景”。不知这青檀和寺院,哪个更古,哪个更老。正殿遗址上,那棵高大的毛榉,树身在两三米处分成四杈,形成巨大树冠,撑起正殿消失后的空间。

走山,石头和树林间的那种寂然,令你心静、平和。走走了,上麓。

我们为什么活着

□ 李汉荣

几双全神贯注的可敬的手;这钢笔,这墨水,这纸,这书籍,这音乐,这萝卜,这青菜,这白米,这细面,这煤气灶,这锅,这碗,这灯光,这电脑,这茶杯,这酒……我发现,这一切的一切,竟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创造的!全部是大自然的恩赐和同胞们的劳动。我占有的,消耗的已经太多太多了。为了我文明地活着,历史支付了百万年刀耕火种、吞血饮雨的昂贵代价。为了我快乐地思想,太阳、地球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以及整个宇宙都在没有节假日地忙碌着、运作着。为了我舒畅地呼吸,大气层、河流、海洋、季风、森林、三叶草以及环保站的工人,都在紧张地酿造着,守护着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。

天大的恩泽,地大的爱情。我享用着这一切,我不但不知道努力回报,反而常常加害于我的恩人们:我投浊水于河流,我放黑烟于天空,我曾捕杀那纯真的鸟儿,我曾摧折那忠厚的树木,我曾欺侮赐我以大米蔬菜的农民大伯,我曾鄙视赐我以清洁清新的环保工人。

我活着,全靠自然、众生的护持和养育,我这一百多斤的躯体,从头到脚,从里到外,浓缩了大自然太多的牺牲,浓缩了人类文明的太多恩泽。这皮鞋子,让我想起那辛苦地耕牛;这毛衣毛裤,让我遥感到另一个生命的体温;这手表,小小的指针有序地移动着,其微妙的动力当追溯到数亿年前大宇宙的神秘运作,以及当代的某

是石菖蒲。

现在文人又流行养菖蒲了。菖蒲上一次这么受待见还是在唐宋时期。那时的文人喜欢它的清雅,有竹子的风韵,又比竹子小,可在庭院山石、水榭亭台或书案、几桌上青葱生长,可入画,可陪读。

从前文人另有观点认为,花草四雅为兰、水仙、菊、菖蒲。前三者以花形取胜,养菖蒲则不同——养在案头的菖蒲,大多不开花。所以文人玩菖蒲,是小众。菖蒲优雅,青翠,它身姿瘦削,笔挺。

苏东坡说,大凡草生于石上,得用些土来盖好草根,只有石菖蒲,必须洗去泥土,用清水,放在盆里,弄块石头,根节盘曲,幽然有清香,可以几十年不枯萎。历代文人写诗作文没少称颂菖蒲。

菖蒲分食用和药用,其中石菖蒲为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的根茎,是中医临床常用的开窍药。

先说食用。菖蒲酒,是山西省垣曲县的保健美酒,汉代时就名噪酒坛。

垣曲县,又称舜乡,帝舜故里,位于山西省南端,东接王屋山,西依中条山,南界黄河,北邻太行,隶属运城城市。商周时为巨方,境内历山有著名原始森林。

菖蒲酒采用了当地特产九节菖蒲。这

九节菖蒲生在海拔1994米高的历山顶,有“无志者难以求取”一说。

其采集仅限于农历“小满”前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内。过早菖蒲浆不足,质差;过迟,菖蒲苗枯萎,难寻。酿造菖蒲酒的水得是历山脚下舜王泉水。据说此泉是舜亲手开凿,是矿泉水。

菖蒲酒做起来不容易,古时记载了做酒的过程:一个熟练工,先要把采来的菖蒲一根根理出来,上面的叶子去掉,下面的根须切掉,叶和根须之间寸把长的九节根茎,才是关键药材。说是一天下来,一个工人理出来的菖蒲根也不过三五斤。酿酒用的粮食主要是豌豆和高粱,这豌豆得挑最大的。处理高粱更复杂,每粒都要劈作六瓣,八瓣或十瓣方可。发酵要在埋入深土的地缸里进行,出酒则在每日凌晨鸡鸣之前,已经酿成的酒还要密封起来,存放在地下,数年之后,方可饮用。

采集制作如此烦难,酒自然就贵。

最好的东西都要进贡给皇上,菖蒲酒也是。

历代皇家都视之为稀世琼浆,滋补玉液。到了明代,每逢“端午节”这一天,皇帝会赐给大臣一同品尝,并要穿上“五毒艾叶子蟒衣”,举行隆重的饮酒仪式。

据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孟佗,字伯良,以菖蒲酒一斛遗张让,即拜凉州刺

史。”说的是有个叫孟佗的人想当官,不惜重金买了一坛菖蒲酒,送给宰相张让。张让一高兴,为他奏请封了凉州刺史。

《太平圣惠方》《本草纲目》载菖蒲酒可主治大风、十二痹、通血脉,壮阳;饮百日则颜色丰足、气力倍增、耳聪目明、行及奔马、发白转黑、齿落再生,久饮可与神通。

石菖蒲属于开窍药,我们说人不聪明,说的是不开窍,菖蒲有通九窍的作用,九窍指人的两眼、两耳、两鼻孔、口和前后二阴。

宋代诗人陆游还曾写过一首关于石菖蒲治病的诗。据说陆游与唐婉婚后不久,新娘即患上了尿频症,昼夜排尿不止。一天,名医好友郑樵来访,见其形色憔悴,问清情况后,为她开了一方,用药两味:石菖蒲和黄连,一并研成粉末,用酒冲服。数日后,病症全消。

很多古人喜爱直接食用菖蒲。《抱朴子》中记载,周文王特别喜欢吃“菖蒲菹”,就是用菖蒲做成的腌菜。

分析起来,菖蒲属水草类,生境常与虫类伴生而不为虫所噬,故古人认为其可“杀诸虫、疗恶疮疥痒”。其全株有香,根茎尤醇,闻之令人耳目为之一振、精神振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其“利九窍,明耳目,出音声”。

归乡情

□ 张文涛

虽然除夕守岁到深夜,但大年初一却个个起得早。老辈人常说:“初一一起得早,一年顺到头。”鲁西南的初一早饭,吃饺子是标配,还要外加两个鸡蛋——老人说,读书的吃了考满分,干活的吃了有力气。天还没亮,饺子刚端上桌,邻居和族人的拜年声就已传来。大人们便会催促孩子快点吃,等收拾妥当便一同出门拜年,这样显得人丁兴旺懂礼数。

初一凌晨的街巷,节日灯笼映着微光,家家户户成群结队,按辈分长幼,挨家挨户登门拜年。村里有个老规矩:平日里无论邻里、家族有什么矛盾隔阂,大年初一这天,都要暂且放下,该拜年的拜年,该问候的问候。正因这个传统,让不少积攒的恩怨在一句“新年好”、一次次拱手礼让中烟消云散。今年也就过得越发祥和。太执拗的人,则会被乡亲们絮叨几句“这家人不明事理、不大度”,渐渐变得让人瞧不起。

过了初一,便是开始走亲戚的日子。记得小时候,因交通不便,近路靠步行,远途靠拉地板车,有条件的骑骑自行车,这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,遇上大雪天,路更难行,时间更久。可再远再难的路,也挡不住走亲戚的热情,不仅因为平日难得一见,还因事先约好的日子不能耽误。当时,尽管亲戚家都不富有,过年待客却不吝啬,几大盘子几大碗,满满一桌子硬菜,让孩子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解馋,小孩子开心,大人自然也就高兴。如今日子好

看见雪,我就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的不洁和浑浊。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意识集中起来,能提炼出一朵雪花的纯洁和美丽吗?不忍心踩那雪地,如果脚上的尘埃玷污了它,记忆里就少了一个干净的去处。

从一棵古树下走过,总是感叹和敬畏。它从古代就站在这里,它在等待什么呢?它这样苍老,深深的皱纹,让人看见岁月无情的刀刀。它依然开花,结果,依然撑开巨大的浓荫。不管有没有道路通向它,它都站在这里,平静而慈祥,像一个古老的、圣者的微笑。

一棵小树就撑起一片绿荫,它所在的地方就变成风景,风有了琴弦,鸟有了家园,空旷的原野有了一个可靠的标志。我生天地间,真比一棵树更有价值吗?我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撑起一片绿荫,增添一处风景,能成为旷野上的一个可靠的标志吗?

一棵小草,也以它卑微的绿色,丰富着季节的内涵;一只飞鸟,也以它柔弱的翅膀,提升着大地的视线;一块岩石,也以它孤独的肩膀,不顾风化的危险,支撑着倾斜

Z 文荟

冬至后约两个月(惊蛰前后),菖蒲开始生长,它是百草中较早萌发的植物之一,之后农人渐次耕作。菖蒲别名昌阳,即取“先于百草而生”之意。

《典术》记载:尧时天上降下精华,至庭化为韭,感百阳之气化而为菖蒲,故又名尧韭。方士们把它叫作水剑,因为叶形像剑。

端午菖蒲俏,辟秽又开窍。每年端午,进菜场,看见摊上扎好的菖蒲和艾叶,总是无法拒绝那股清香,要买一把回来,挂在门上,图个氛围。从前,端午节又被称作“菖蒲节”。

初夏五月,各种蜈蚣、蛇、蝎子、蟾蜍和壁虎都精力旺盛,叫“五毒并出”,五月初五古人称之为“毒月恶日”。乡村里要悬菖蒲、挂艾蒿,喷雄黄酒,避邪祛毒。

李时珍说,菖蒲有五种:生在池塘湖泽地带的,蒲叶大,个子高二三尺,是泥菖蒲;生在溪涧水中,蒲叶细长,根长二三尺的,是水菖蒲;生在水中石块间,叶子中央有剑脊,根小而密布叶节,高一尺左右的,是石菖蒲;家养栽种在砂石中,叶子像韭菜细,根像勺把粗的,也是石菖蒲;还有种根只有二三分,叶子只寸把长的,叫钱蒲。

我们挂门上的,是泥菖蒲或水菖蒲;当药的必须是石菖蒲;做香囊的,一般也

Z 坊间

每逢年关,就如同有种无形的魔法牵引,让无数在外工作或常年奔波的人们,不约而同放下手头生计,揣着一年的辛劳积蓄,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,拖家带口汇入浩浩荡荡的返乡队伍。因为城市的霓虹再亮,也抵不过老家窗棂透出的暖光;异乡的宴席再丰,也比不过母亲灶台飘出的饭香。千里奔袭,舟车劳顿,只为奔赴一场名为“过年”的团圆,回到那个让灵魂得以栖息的根脉之路。

曾记得小时候盼着过年,盼的是一身崭新的衣裳,是一年到头最丰盛的年夜饭,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崭新的压岁钱,是满院子的欢喜与热闹。那份快乐,纯粹且简单。可等长大成人尤其是成家立业后,年的味道就变了。从前村子里能外出做事的寥寥无几,如今却大不相同——绝大多数青壮年,都背着行囊远赴他乡,有大学毕业留居城市的,更多是外出务工、打拼创业的。此时再盼过年,早已不是新衣美食压岁钱,而是藏在心底的牵挂和剪不断的情缘,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无论长江南北还是黄河两岸,中国人都把过年看得尤为重要,特别是乡村的年味最浓,也最真。各地习俗虽有差异,却都蕴藏着同样的团圆心意。在我地处鲁西南的家乡,除夕下午贴罢春联、挂好灯笼,除了年迈的老人,村子里的男子都要结伴去祭祖。这个时辰,是一年里男人们聚得最齐的时刻,路上遇见少不寒